新疆文史資料选輯

第六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270795

新疆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赠 004150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6$\frac{7}{8}$印张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11098·6 定价：0.65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 …… 周东郊遗稿（1）
新疆边务处的成立和撤销 …… 李国卿（72）
怀念杜重远同志 …… 高崇民遗稿（85）
黄慕松、罗文干先后在新的活动 ……陈　泮（103）
张培元、马仲英联合反盛失败经过
…… 陈　泮（116）
追随马木提师长十二年 …… 巴衣艾则孜（127）
马虎山、马木提在南疆变乱的经过
…… 刘德贺（148）
尧乐博夺取哈镇警备司令的经过
…… 刘应麟（164）
二次“改土归流”概况…… 刘应麟（171）
《新疆日报》的片断 …… 郎道衡（174）
新疆和平起义的前前后后 …… 梁客泽（179）
伪骑五军起义前后的点滴回忆…… 韩有文（200）
对《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一、二辑
几篇文章的订正、商榷和说明…… 金绍先（205）
“黄、林案”真相…… 李帆群（210）
编者的话 …… （213）

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

编者按：这篇资料是摘自周东郊所著《新疆十年》一文的前半部分。该文于一九四七年夏开始，至一九四八年冬始写成。以前，即文化大革命以前曾刻印过，但未发表。我们摘录时，极力删除文中一些议论，只保留事实叙述部分。文章所用的材料，除不宜公开者以外，大体上都真实。由此，也可以看出盛世才统治新疆的概况及其残酷手段。题目是编者加的。

该文作者原名周春晖，盛世才统治初期来新，为《新疆日报》编辑，阿尔泰报社社长，后被盛关进监狱。出狱后，曾在新疆省警务处工作，因而乘机搜获了大批资料，并到兰州从事整理和写作。《新疆十年》是其遗稿之一。后部分是叙述“三区”革命的史料，我们当陆续刊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动乱年代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的迪化政变，给一位魄力坚强、机变叵测的盛世才造成了夺取全疆政权的机会。

盛世才是辽宁省开原县人，出身农家，曾留学日本陆军大学，归国后在蒋介石部队参谋部任作战科科长。因为前途希望渺小，常想到边疆伺机干一番事业，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在南京经彭昭贤介绍与新疆代表鲁效祖，是年秋转道西伯利亚入新，但金树仁未予重用，盛自己也深自韬晦。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新疆东路哈密事变，他成了新疆当时的最高军事人才，由参谋而参谋长又东路总指挥，带兵转战各地，颇树战功。由于盛对部下宽和，并禁止民族仇杀，很得部属与人民的信仰。“四·一二”政变时，他恰驻在城郊的“一炮成功”，闻变后即拥兵观望。

“四·一二”政变时，北疆拥有兵权的将领有伊犁的张培元、阿山的魏镇国、驻在昌吉的陈portion修与奉调来迪的盛世才。而“四·一二”政变的发动者所仰恃的兵力只是归化军，在迪化的东北军终属客军，且乏武器，必须取得其它实力者同情，因此政变的当夜，政变者除以维持委员会名义通电南北疆外，并由陈中、巴晶古特于十三日亲往“一炮成功”邀请盛世才入城。盛兵抓住这个机会，首先把握住巴晶古特，十四日即率领卫兵入城，参加在省党部召开的临时维

持委员会，席间巴品古特等白俄军人提议："新省局势未定，盛总指挥亲历戎行数年，所向有功，可选为临时督办。事变当夜所组成的临时军事委员会即行取消"，东北军将领中曾有起立持异议者，但临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郑润成是个没有政治野心并愿早返内地的消极者，他自动表示愿让位与盛，说盛亦系东北同乡，对东北军返还内地事必有所协助。其它维持会委员如陈中等人固然贪诱这个职位，但声望不如盛，也只有暂时缄默。于是盛世才便被选为临时督办，刘文龙为临时主席，以维持委员会名义通电中央，请速真除。

在盛世才取得政权的日子，正是马仲英再度入新的日子。

马仲英，原名马步英，出身西北望族，与马步芳是堂兄弟。马仲英据说自幼不羁，胆量过人。同时，又有政治远见，富于军事天才，他的幕僚不少是从中共脱出的人。在哈密禁止民族仇杀，对地方官吏也颇优待。他在哈密闻知迪化政变，立即指挥军队向七角井前进，沿途很少遇到抵抗，及抵奇台，守军黎海如部仗其武器弹药充足，且有归化军一营，拥城拒守，但马部以乘胜倚锐，只二日便把这座东路名城攻陷。此役马仲英的弟弟马仲杰阵亡。马部入城后纪律严明，民族间相安无事，孚远县守军亦举城投降。

马仲英二度入新，省方并未闻知，一直到木垒河被陷，消息才传到迪化。盛世才深知马部坚锐，于五月二十六日率东北军、省军及归化军共五千人进驻奇台孚远间的三台。及奇台失守，盛深恐省城发生变故（当时省城防务由郑润成担任），六月一日首乘车返，三台驻军亦陆续西撤。在当时，前线胜利与省城安危之比重，前者是轻于后者。盛世才为争

取时间，选派赵国梁（回族）、胡赛音（塔塔尔族）、满素尔（维族）、通宝（锡伯族）、吴霭宸（汉族），以民众联合大会名义前往奇台，与马进行和平谈判。代表等于六月三日持民联会与东北军将领致马氏函乘汽车自迪化出发，原来事前省方已与马方有电报联络，马回电欢迎，并谓已派代表在孚远等候。六月四日代表到奇台，他的此行使命只是呼吁和平，无表决权力。于是马即派其政训处主任杨波清七日随代表赴迪。八日与盛举行谈判。马的主张是要盛作主席，他作督办，盛的条件是请马任南疆绥靖总司令。马想取得全疆政权，而盛想平分天下，双方主张，相去太远，杨波清表示返奇台覆命后再议。十日正待出发，忽中央宣慰使黄慕松飞抵迪化。黄氏在过奇台上空时曾投下阻止马部前进的命令。马恐黄一飞到迪化有不利于他的政治决定，立即督兵驰向阜康，盛得此消息也马上向阜康出发。六月十四日，双方接触于阜康、孚远间的紫泥泉。马部初占优势，在夜间其先头部队已越过盛世才的营地，由于天阴下雨，气候骤寒，士兵都着单衣，不能支持，又前后失掉联络，致自相火并。盛军反攻，一举而下孚远，马率部越天山奔吐鲁番。奇台为省军攻克。

“四·一二”政变后，迪化的政局非常复杂。（一）政变发动者陈中和李笑天，曾向盛世才要求带兵，但前者只被任为行营参谋长，后者被任航空处长，陶明樾是文人，但也想掌握实权，结果只得到省府秘书长一职。这三人鬱鬱不平。四月下旬陈中飞莫斯科，六月初陶明樾飞南京。他们二人虽然扬言去中央报告事变经过，请求中央早日真除盛世才、刘文龙职务，实则是为他们个人作活动去的。黄慕松来

迪后，他们都返回迪化，来包围黄慕松。（二）政变后一个月，自塔城入境的东北军均先后到达迪化，其中有正规部队，有义勇军，番号复杂，分子不齐，各自分立，骄满浮躁，难于统驭。（三）地方人士，派系极多，尤其是金树仁时代的高级官吏，对盛氏出掌政权，很不甘心，且危惧一朝盛氏失败，无以自处，因此，有若干人与伊犁屯垦使张培元暗通声气，有的与黄慕松宣慰使接触频繁。（四）归化军将领参加政变的目的是早日实现和平，否则颇有与外力勾结建立反苏根据地的意图，他们有自己的利益打算。（五）金树仁时代，政场已极腐化。政变只是换了一部分首领，行政上一时难上轨道。四月下旬，阿山行政长魏镇国率部弃职，逃向省城，引起全区糜乱。六月间马仲英部下马黑鹰自阿山进攻塔城。北疆地区和南疆一样，楚歌四面，震撼着“四·一二”政变后的迪化新政权。

紫泥泉一役，盛世才的威望立著，他便挟此战胜声势于六月二十五日返抵省城，六月二十六日在督署东花园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当时将陈中、李笑天、陶明樾擒缚，曳入园内枪决。待三人枪决后，盛即在会上宣布三人叛谋罪状，并有其部下团长芦毓麟作证。同时，盛世才向会议提出辞职，谓即率所部，前往塔城。刘文龙在此恐怖场面下，莫知所以，也痛哭恳辞主席一职。与会人员，以事出仓促，只有恳切慰留，并往谒黄慕松，请电达中央仍旧维持督办制。因为黄慕松曾电达中央，请改督办制为军事委员会制，盛对此是不满的，在枪决了陈中等后，维持委员会迫于情势，不得不向黄氏请求。不久，盛、刘二氏又出马任事，电呈中央处理陈、李、陶案经过，且请中央于陈立夫、彭昭贤、刘光、张凤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四人中派一人来新调查真象。

在杨、金时代，全国各省军阀混战，直到一九二九年全国宣告统一前，中央实力迄未伸入新疆。“四·一二”政变对中央是个很好的机会，中央很想利用这个机会把新疆掌握住，于是在六月间便派黄慕松为宣慰使飞往迪化。黄到迪化，正当盛马兵戎相见，他的命令与劝告均未生效。遂于迪化组织宣慰使署，想于政治上有所策划。他接见了若干地方人士与军人，并与伊犁张培元交换意见，派维族人士六名，取道伊犁往南疆一带宣慰。黄氏此举，对盛世才是一种威胁，盛是不愿中央势力伸入新疆的。黄又密电中央改督办制为军事委员会制，以及一些如何控制新疆等建议，这些来往密电，都为盛所侦知。盛于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在紫泥泉一仗战胜马仲英后，挟其战胜余威，枪决了陈中等三人，给黄慕松一个警告，也对一些动摇分子以暗示。黄氏计划未成，七月二十一日悄然东返。

从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七月至九月，盛、马都在以和谈为形式准备再一次决斗。盛世才在取得政权后，以各民族一律平等，保障信教自由等口号及爵位利禄拉拢往迪化的一部分维、回等族人士，通过这些人士，一方面对盘据南山的马世明残部进行分化，致使他们内部自相火并，如马德祥刺伤了马全禄，归顺了新政府；另方面挑拨马仲英与和加尼牙孜的关系，结果使和加尼牙孜在进攻马部上与新政府合作。马仲英于紫泥泉失败后急急放弃奇台，逃往吐鲁番，就是怕和部抄其后路。马仲英占据吐、鄯、托，训练军队，储备物资，并与伊犁张培元约定合攻迪化。八月间马仲英派代表三人至迪化，表示愿再试行和谈。盛遂派吴兆熊、兰彦寿

（回族）二人随马方代表赴吐，请马部先退哈密、镇西，马仲英表示同意，其粮糈则请省方供给。盛又派督署参谋长刘斌等往哈，偕马方代表张雅韶、姚治平二人来省，商谈防地，盛亲拟和平办法十条，给马以东路警备总司令名义，防治哈密、镇西、鄯善三地。张雅韶携和平办法返，不久重来迪化，谓马无异议。于是盛世才以省方刊发关防，并委吴兆熊为吐鲁番县长，兰彦寿为鄯善县长。但此时和加尼牙孜移往南疆，率部进攻焉耆马世明，为马所败，和加尼牙孜远走库车。马仲英借此不能离吐去哈。适此时罗文干来到迪化。

罗文干于九月二日飞抵迪化，七日代表中央监誓盛、刘二人就职，九日偕刘斌、盛世骐与马方代表张雅韶赴吐，行前盛请罗邀马仲英来迪，面商一切。罗在吐鲁番住了数日，十二日与去人马方代表返迪，谓马不愿来，如省城能供给马部饷糈，马部自可缩防，否则难免一战。十五日马方代表为盛扣押，十七日罗往塔城。由于塔城军事已为盛所控制，罗无法活动，即赴西伯利亚会颜惠庆大使，又转赴伊犁，监誓张培元就第五师师长职，并嘱张好自奋斗，十月十三日假道苏联返南京。

罗文干来新，比黄慕松发挥的作用较多，他是想把新疆的多角关系维持住，使那一角都不足以取得新疆的整个政权。因为他从新疆的二十多年历史中认识到，如果谁把新疆整个争取到手，谁再不会依赖中央，而与中央仅保持名义上的联系了。盛世才洞明罗的居心，所以用扣押马方代表向罗显示：和战关键是握在他手里，请罗勿再干预。罗亦知趣，即日离迪。但他的来甘心，到伊犁又玩了一套政客手腕，此一手腕之玩弄，间接地使盛依赖外力。

盛世才和马仲英在新疆动乱角逐，双方都拥有若干资本，但他们俩也都知道自己的实力不足使对方屈服，都想争取外援。马仲英在攻下奇台后，准备派部下陕西人惠大山前往阿山与苏领馆接洽，由于在紫泥泉与盛世才交锋失败而奔吐鲁番，此事未果。盛世才比马仲才更诡谲，他的一切措施都以政权为中心，为了政权的巩固和扩张他可以杀人，也可以暂时向人屈膝。在迪化盛世才运用前塔什干总领事陈德立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商谈，结果颇有眉目。一九三三年九月，盛世才在达板城与马仲英决战失败，回迪后整肃内部，逮捕东北军首领郑润成和马郑过从甚密的军政界人士二十几人，又软禁了省主席刘文龙。是年十二月，伊犁张培元，以杨正中为前锋，大军东进，迅据乌苏，进迫绥来，张本人也拟亲自出马。这时，从霍尔果斯方面开进大批俄罗斯部队，袭取了伊宁。张培元走投无路，留下一封遗书自杀。杨正中回军伊犁，仍想割据伊犁与盛对峙，不数日，俄军又来，杨率所部奔往南疆，投奔了马仲英。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马仲英率部冲入迪化近郊，三日之内即攻占了东门外的飞机场和无线电台，把迪化团团围住。马仲英以为盛无外援，不愿牺牲实力，用饥寒待其自行举城投降。并用缴获的飞机，向迪化城内散发劝降传单。时值严冬，迪化困守一月有余，眼看不支。一月初，从塔城开来大批俄罗斯军，配有飞机十数架和装甲车，在头屯河与马仲英部接触，初俄罗斯军队损失一团人，以后续用装甲部队及飞机助战，马部始不支而退，于二月十一日退往达板城，迪化围始解。

一九三四年三月，盛世才组织了追击部队，越过达板

城，一直向南追击。马仲英部队从焉耆一直撤到喀什，没有进行阻击抵抗。马的撤退不只为盛让出地盘，间接地又为盛世才效了很多力。因为当时南疆各地均有地方民族组成的临时政治机构，马在撤退途中，均一一予以消灭，使盛世才减去了未来的许多政治上军事上的障碍。

一九三四年四月，马仲英本人抵喀什，并想以喀什为根据地与盛世才作周旋。同时，为表明其政治主张，在喀什展开反英运动，且一度袭击喀什英领事馆。由于当地多数民族拒与马氏合作，从莎车、英吉沙向马部反攻，省方的追击部队又自巴楚分道挺进，马见大势已去，将残部交与其部将马虎山率领，仍用三十六师名义，开往和田，牢守皮山前线。马仲英本人率一部分幕僚，于六月七日经依尔克斯塘去苏联，盛、马争衡至此告一段落。

北疆方面，在伊犁，自杨正中撤往南疆后，一九三三年春，盛世才派刘斌往伊犁接收，各机关次第恢复。阿山方面，一九三四年冬，省方任命沙里福汗为阿山区警备司令兼阿山区行政长。一九三四年秋，又派军事顾问马里克夫（苏联籍）率同邹炎僧等前往阿尔泰点编蒙、哈部队，改编为边卡队。

东疆境内，哈密事变的发动者尧乐博斯仍率部在当地驻守。一九三四年通电拥护新政府。是年夏，省方亦依阿山例，派苏籍军事顾问同罗逸甫前往点编，并任东北军官徐有兴为哈镇警备司令，前往接防。尧乐博斯不愿放弃哈密，押苏籍顾问；在三堡一带布兵阻徐前进。盛世才深恐事态扩大，危及苏籍顾问，即发表尧乐博斯为哈密警备司令，另派前孚远县长刘应麟为哈密行政长，调徐有兴回军奇台。尧乐

博斯释放苏联顾问，就警备司令职，但仍不安心，开始与国民党中央发生了关系。

二、安定的开头

盛世才于一九三四年六月驱走马仲英后，全疆除和田外基本上统一了，规定八月一日这一天为新疆和平统一的纪念日。

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巩固政权，用利禄拢络各族各界人士。首先他呈请中央任命和加尼牙孜为新疆省政府副主席（原主席朱瑞墀已病逝，主席由李溶继任），以督办名义任命麻木提为第六师师长，驻扎喀什。此外增设农矿厅，任郁文彬为省委兼厅长，和加尼牙孜的亲信阿布都热合满被任为财政厅副厅长，马克苏提被任为教育厅副厅长，尼牙孜被任为阿克苏行政长，阿赫毛拉被任为省银行副行长。其它的如土尔扈特南部落盟长满布楚克被任为省委，哈萨克族知识分子巴彦毛拉被任为民政厅副厅长，沙里福汗被任为省委兼阿山行政长，塔塔尔族知识分子包尔汉被任为土产公司经理……其余的南北疆县长凡已由地方民族于动乱中把持者，一概给委，不加更调。总之，他把地方民族中有声望、有力量的人都拢络到政府机关中，给他们或大或小的职务。

其次，盛世才提倡发展民族的文化和教育。在迪化成立了维族文化促进总会、哈、柯文化促进总会、蒙古文化促进总会和锡、索、满文化促进总会。选拔有力量的民族人物或宗教家来担任会长。在各地成立分会，盛政府拨出一大笔专款来供各会开支。至于学校教育，从一九三五年起，在省立

师范增设维、哈、蒙班，并成立编译委员会，编译民族文教材，同时向苏联的中亚采购大批民族文字自然科学教科书及其它教材仪器，到了一九三六年春分别在伊犁、塔城、阿山、阿克苏、喀什设立教育局，直接督导外区教育，在各县普遍地增设或创设县立小学，给各族儿童以就学的机会，在各区区治所在地先后成立了简师、初中、又创办暑期教员讲习会，使地方民族在教育发展上得到满足。一九三五年冬在迪化、伊犁、塔城、喀什出版了维文报纸，阿山出版了哈文报纸。这些报纸全是铅印。

盛世才在表面上表示对十四个民族一视同仁，实际上是制造民族间的分裂。他把新疆民族区分为十四种（即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汉、回、柯尔克孜、塔蓝其、塔塔尔、塔吉克、满、锡伯、索伦、归化、乌兹别克），促使他们各为自己民族的前途奋斗，而实则是愈益发扬文化经济落后的地方民族偏窄心理，使他们互相忌妒、排斥、分立。

盛世才用特务来巩固其统治。一九三四年三月，秘密地设立了督办公署侦探队，以新疆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王玉书为队长。同年十月，成立了新疆全省政治监察管理局，局长盛世才自兼，副局长是包国宁（苏籍）、曾又福（又名王立祥，在外蒙一直担任特工），为秘书长，局内分设侦查、审讯、国际、政治等科。以后由于这个名称容易引人注意，一九三五年一月改为新疆全省保安总局，请走了包国宁，以曾留学苏联高级射击学校后被放逐新疆为人佣书的张义吾为副局长，兼代局长职务，内部组织照旧。这个保安总局容纳了许多曾被苏联放逐新疆，被中共开除党籍，流落各地的青年，如该局第二科科长胡鹏举、副科长卞方明（原名卞福

林），第四科科长熊效远等。保安局中一般下级干部是由宪警学校选拔的学员，经过曾又福等人加以短期训练而来的。局中少数民族有的是苏方直接派的，如哈地尔阿吉·牙生，有的是当地选拔的，如阿宝。一九三五年苏方又派来刘贤臣（北伐时曾任鲍洛廷翻译）为副局长、栾宝廷为侦审人员。

保安局的组织严密，干部处理业务认真，新疆经过此次大变，军、政两界人物许多是平地升空的，不免引起人们的忌妒与羡慕，保安局利用这时人的心理特点，广事吸收特工与特工腿子，来侦查各界人士的言行。自一九三四年冬起，迭兴大狱，仕路的空隙，有者即以担任特工的人员递补，保安机关又处处表现它的至高无上，于是地位颇高的人也以得任特工为荣，交相告密，使保安局的档案每天都在增加新的材料，保安局的监狱每月都在增加新的“人犯”。渐渐地，各界人士以属垣有耳，渐渐地不敢再作任何违反盛政府法令的言行，甚至不敢发牢骚、广交际。

一九三六年，保安局又被更名为公安管理处，各区、县成立公安局，机构日趋庞大。单以公安管理处讲，计有中将副处长一，少将副处长一，上校副处长三。下有督察室、办公厅、特务队、公安队及五个科。第一科管事务，有四个股，第二科有六个股，是专作特工的。第二科内的工作人员在编制上的就有中校一、少校五、上尉六、中尉十四、少尉十七、准尉二十七、上士六、中士四、警兵六十四，其特种外勤人员尚不在内。第三科办理户籍，有四个股。第四科办理一般司法，和一个看守所，有二个股。第五科办理统计、汇报等，有五个股。一九三六年，公安管理处有官二六〇，警二九二。全疆公安机关人员合计有官九九二，警二三三三。

盛世才一方面运用这个庞大的公安机构来稳固其新得的政权，又因为公安机关是公开的，有它自己的人事系统，在运用上不能百分之百的秘密，于是他又建立了其它特务组织。一种是由它自己直接指挥的，工作人员只有对盛本人的直接联系而再无任何横的关系。此一组织内的工作人员，上至省委、下至贩夫走卒，对盛本人都经常作口头或书面报告。盛每当委派各机关首长、副首长等人时，一定分别召见，都予以侦查任务。假如是个思想前进分子，盛就说："这次派你出去，你机关中的副首长及某人某人都是顽固分子，你要领导他们，但也要注意他们，看他们与地方封建势力有何勾结，经常给我写报告。"假如是个守旧分子，盛就会说："你机关中的副首长及某人某人，知识虽然高，但知识分子是极不可靠的，你这个人很老成，要教导他们，注意他们，留心他们是否有什么组织，与外人有什么来往，经常给我写报告。"因此，盛从不出督署大门，也会对各机关的人事了如指掌。此外，他还时常派一般人所不注意的人到各处作各别侦查工作。如一九三七年秋，他派了一个品行不端、人所不齿的曾被督署开除的卫士左孝先到阿山去，被当地公安局逮捕，刑讯中供出是奉盛委派的，区公安局以此情电请公安管理处，盛世才当然不敢承认，电令解省，一九四〇年秋被秘密处死，象这类例子是很多的。另一秘密组织也是由盛直接指挥的，工作人员极少，且均系毫无政治思想，机警残苛的人，这些人的任务是专门担任侦查当时思想左倾分子与苏方关系及苏方人员的言行。盛世才对担任特工的人员，从来是用过一个时期便捕押秘密处死，惟有对此类特工人员一直用到他离职。再一种是军人特工，由督署政训处的一科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